

刘子枫: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

马信芳

惊悉表演艺术家刘子枫老师于5月7日离世,不胜悲痛!上海素有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之称,然而,近四十年来,诞生的“影帝”却少之又少。如没有记错,继杨在葆(1984年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后,刘子枫则是另一位,1986年,他凭借电影《黑炮事件》中赵书信一角,荣获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10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了他。可这位影帝却说自己只是话剧出身,对电影他还在摸索。他的谦辞令人更加钦佩。

1938年,刘子枫出生于河南孟州。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岁进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演员,一当就是15年。这里,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以革命的名义》,他当了回“列宁”。

1974年,刘子枫在电影《火红的年代》中“触电”。接着参加了《故乡春晓》《两个少女》等影片的摄制,按他的说法,对电影从入门到了有了新的认识。而真正让他广为人知的是主演了由黄建新执导的电影

《黑炮事件》。电影上映后,业界一致认为刘子枫贡献出了教科书式的演技,值得表演系的后辈模仿、研究。还影响了大荧幕主角的选择,即便是长相普通,只要演技入木三分,也可以成为大荧幕的主角。

不用说,刘子枫以后佳作不断,在《乐魂》《红色小提琴》《天狗》《我们的父亲》《摩登家庭》《楚汉传奇》《毛泽东与齐白石》等电影电视剧中,塑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形象,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喜爱。

电影《毛泽东与齐白石》是刘子枫的代表作之一,他饰演艺术大师齐白石。在电影界,刘子枫的书法艺术堪称一绝。饰演毛泽东的唐国强评价说:“刘子枫老师的表演真挚自然,凝练厚重;他的书法遒劲飘逸,根雕惟妙传神,他的绘画布局独到巧妙,笔墨浓淡相宜,是影视界名副其实的全才艺术家。”

而刘子枫却告诉我,其实他最爱演的是小人物,也就是生活中常见的说不上有多崇高但却有不少可贵品质的普通百姓。如电影《天狗》中他演的那位村长,此角色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他一方面对恶势力想反抗;另一方面又想明哲保身。在黑势力当道的时候,他是个窝囊的村长,可他的良心一直没被泯灭。《天狗》中村长这类人,生活中原型太多了,观众首先会类比,所以你想演好他还真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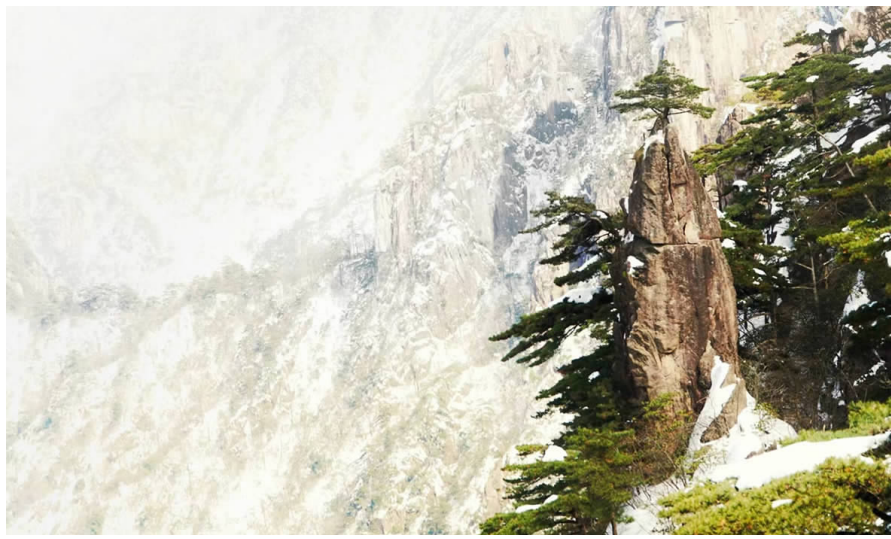
刘子枫有个外号——“疯子”。“把子枫

倒过来叫,可不就是‘疯子’?”他笑呵呵地说,自己对这个外号很满意。这一称呼,也正完美地诠释了他对戏剧的认真、执着与痴迷。他曾说,一旦接受角色,就像鬼魂附体,吃饭走路睡觉都会想着我扮演的这一个,生怕呈现给观众的艺术形象平庸和俗气。所以,他坦诚表示:“首先要让人物活在自己心里,活在自己身上,才能最终活在观众心里。这是我追求的艺术趣味和境界。”

的确,刘子枫是用心在演每一个角色。正因为这样,他的角色形象非常丰富。

三年前,我又一次访问了他。当时,话剧《生命行歌》在上戏实验剧院演出。已80岁高龄的刘子枫应母校邀请,在剧中饰演陈阿公。这是刘子枫在戏剧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角色。为了这部戏,他每天从医院跑出来演戏,晚上演完了再回医院。为“穿越生命隧道的呻吟行歌”,作为主演,刘子枫面临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挑战。他丝毫没有退却,跟随剧组去舒缓病房亲身体验,从接到剧本到整个排练过程中与导演、剧组一同挖掘人物深层特性,去丰满、去塑造具有独特心理情感的“陈阿公”,以便能够更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众,引发更多人更深刻的思考,其敬业精神,令人为之钦佩。凭借陈阿公这个角色,他获得了第2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也是该届“白玉兰戏剧奖”最年长的获奖者。

如今老戏骨刘子枫老师悄然去世,希望他一路走好,到了那个世界继续用心去演他热爱的角色。



■ 巅峰(摄影)

计小江

三

这一波因为居高不下的新冠感染病例,我站在门洞口,拿着自己楼栋的居住登记表摁着一个个门铃,唤大家去指定位置做核酸检测。我从6楼由上至下摁。我说:“你好,麻烦下来做核酸了。”或者说:“请帮忙也叫下同楼层的邻居,谢谢。”

门铃是一家一家的摁,有接听的,也有不接听的,就让同楼层的帮忙一起叫了。

几乎每次,403的老太太都是最早下来。戴着口罩的老太太看到了穿着防护服的我,都会朝我点头,说:“我老伴是上门做吧?”我说:“是的,我们都标注好了。”老太太说:“辛苦你了。”我说:“没事,应该的。”

我看着老太太单薄的身子缓慢往前,低下头在登记表上403的位置,打了个勾。

四

半个多小时后,老太太穿着防护服随

话说“送礼”

朱亚夫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不良风气,比如送礼之风就花样百出。

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对待送礼者的态度,各用六字概括,十分精妙,不妨摘录如下:毛泽东是礼不收,事不办;周恩来是礼收下,钱照付;邓小平是礼照收,事不办;胡耀邦是礼不收,人审查。

“送礼”开始于何时?翻阅《辞源》,“礼”有六义,我们按图索骥,对应“送礼”之礼,当为“礼品”一义。先秦典籍《礼·表記》云:“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可见,送礼之风,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了。

窃以为,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商品存在,社会就有吃穿多寡之分,商品就有珍平之别。这样就必然会有送礼之风。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纯朴和忠诚所呈献的礼物,总是可取的。”送礼现象,以前存在,今天存在,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会存在。

从送礼者而论,可分几类,一是表示敬意的,如子女对父母,送保健品、商品券,或者订报卡等;二是表示慰问的,如携礼品或探访病友,或扶贫助困;三是亲友之间,互通有无,聊表心意,所谓“礼尚往来”者也。当然也有一种送礼者是别有用心,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向领导或被求方请客送礼,甚至奉赠重金,实质上这是施放糖弹,投放诱饵。有一首仿《红高粱》的民谣,这样勾画这类人的用心:“花高价,买名酒,名酒送礼赶火候;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

因此,我们对送礼,并不一概反对。我们并不是铁石心肠,也不是六亲不认。鲁迅就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一般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未必不可。但是位居庙堂之上,身为领导干部、人民公仆,手握人财物大权,就应牢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应是我们人民公仆的本色,也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优良传统。否则就难免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理短,陷入泥潭,不可自拔。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告指出,2021年,最高检与国家监委等共同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受贿犯罪9083人,行贿犯罪2689人,同比分别上升21.5%和16.6%。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面对送礼风,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好好反省!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李自勤

清零

崔立

“你们楼里那个403老太太已经确认了,是阳。”接到居委的电话,我的脑子里猛地“嗡”了一下,最不想它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昨天,作为志愿者的我还在和居委沟通楼里老太太的事情,居委说:“老太太昨天和今天的抗原检测都是两条杠,但也不一定,因为她这几天有点感冒了,感冒也会引起抗原两条杠的。待会医生会上门给她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又说:“希望老太太没事,她那个瘫痪老伴还躺在家里,如果老太太是阳,那也没办法接走了,不然她那个老伴又怎么安排呢?这也是我们居委头疼的事情。”

而现在,我的头也开始疼了。

未来的14天甚至更长时间,我不仅不能再去当志愿者,还要承受因为住在一个楼里而可能随时被感染的担心。

二

虽然在这大城市相对闭塞的楼里,大家都是迅速的开门和关门,但那个老太太,我肯定是见过的,且印象很深。

有一次,我忘记带钥匙,家里的门铃又坏了,家人的电话拨过去一时间也没接,让我在门洞口徘徊来徘徊去地等待着。

一个老太太走过我身旁,问我:“你是要上去吗?”老太太温和客气的表情。我说:“是的,阿姨。”老太太打开了门,让我先走,我让她先走。我们反复客套。最后,老太太拗不过我,笑着说:“那我先上去。”

403门口,老太太临开门前,还和我微笑点了下头。

我也微笑致意,转身上楼。